



粵東劉林菴先生著

寶齋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後學桂楚雲增訂

寶齋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後學桂楚雲增訂

公孫喜句下

記孟子出處行是為話

天時 時日有支王 此章見人君當以固結人而支千有孫 心為本首節推用兵之要 盧王相王即 歸重人和上二三節詳天 莊字時四時 節地利之不如人和和四五 日辰子且 言得人而和之可以無敵 寅卯辰巳午 天時節旨 未申酉戌亥 天時地利未也人和本也 為支甲乙丙 設下兩不知但在用兵時 丁戊己庚辛 較上二句且虛說所以不 王葵為子支 如之故全在下文註亦虛 子所以配時 或就干支上看或就五行 日而用之也 上看可兼用 兵家只就孤 三里節旨 虛旺相上論 此申天時不如地利就攻 凶吉四字 君言在攻不勝上見

○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和國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也地利 也蓋子論治斷本于人和曰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兵家之所尚然要而論之得 天時之善者雖可以取勝然特或然之數不如地利之固其形勝之據可為恃 也得地利之固者雖可以取勝然特有形之險尤可恃也 三軍之城七里環而攻之不 勝不勝見城郭雖小 夫璫攻之必有得時莫然而不勝者矣時不如地利 此亦占得地利 夫璫攻之必有得時莫然而不勝者矣時不如地利 也應言四面攻圍雖自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兵家用攻者觀之彼三里之 小城七里之小郭若易子攻矣乃璫其城郭而攻之而不能勝焉夫曰環而攻之則 曠自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矣然而不能勝者是天時之善者不如地勢之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軍非不堅也粟非不委也 困空城難守兼 言兵革米粟總

成何 要而攻之 人心不和 是地利不如人和 也此句至軍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 地利 不為之中 應上言不得民心不為守也 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 諷以兵家用守者觀之當敵人來攻城非不輒築高也池非 不淵然深也兵革所用以衛此城池者非不堅利而可以應敵也米粟所養以保此 城池者非不多而可以持久也其為地利固矣然而人心 不和卒棄而去之焉是地勢之利又不如人心之和也 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 界 封是提封也 國不以山谿之險 固是固守水 壘是境界 國不以山谿之險 注川日谿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威天下是知 道者多助 道指仁義助多 夫道者莫助之至 其極處多助之至 天下不順之順是悅 城界 講觀此則知人和獨重而有國者當務人和矣故曰城眼 以收民之心也固守以國者不以山谿之險以山谿可以壯國之勢而不足以立國 之本也威服乎天下者不以兵革之利以兵革可以耀武于天下而不足以無敵于 天下也惟能以德行仁而得道者則得人心而多助矣苟不能以德行仁而失道者 則多助之心而寡助國國人之至也特國人之至也特國人之至也特國人之至也 語大助之至焉特國國人之至也特國人之至也特國人之至也 天下之廣矣全心同德而順之 以天下之所順 親戚之所畔 夫道之 君若之不戰 君子即上戰必勝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尹氏 已言由是以音得人心之和而為天下之所順者攻彼失人心之和而為親戚之所 畔者則自我之攻彼而言是以至仁伐不仁而無敵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凡

旺為主交平 城非節旨 旺者為相得 此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 其助也敵平 者言在委而去之上見 旺者為孤以 相克也生平 旺者為虛子 此章言人和之得得故曰 實則母虛也 二字接上之詞城民三句 皆在五五行 非申地利引起人和之 越上論如甲 為重耳不以不全以此也 乙木實則王 策士所講人入不過招徠 癸水虛如甲 籠絡之術故蓋子特下得 乙生丙丁火 籠絡二字得道不外仁義與 便是木旺火 平日休恤民心如所欲與 相及六甲孤 聚所惡勿施方切多助是 虛法如甲子 入和得道乃其本多助只 句無茂亥為 說本國黨黨至字及深一 已與成亥為 層天下順正下戰必勝之 根

以天節旨 此就入和上夾戰勝以 察首節不知之意上三句 駭虛固匪乘 駭順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上五卷三

成何 要而攻之 人心不和 是地利不如人和 也此句至軍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 地利 不為之中 應上言不得民心不為守也 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 諷以兵家用守者觀之當敵人來攻城非不輒築高也池非 不淵然深也兵革所用以衛此城池者非不堅利而可以應敵也米粟所養以保此 城池者非不多而可以持久也其為地利固矣然而人心 不和卒棄而去之焉是地勢之利又不如人心之和也 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 界 封是提封也 國不以山谿之險 固是固守水 壘是境界 國不以山谿之險 注川日谿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威天下是知 道者多助 道指仁義助多 夫道者莫助之至 其極處多助之至 天下不順之順是悅 城界 講觀此則知人和獨重而有國者當務人和矣故曰城眼 以收民之心也固守以國者不以山谿之險以山谿可以壯國之勢而不足以立國 之本也威服乎天下者不以兵革之利以兵革可以耀武于天下而不足以無敵于 天下也惟能以德行仁而得道者則得人心而多助矣苟不能以德行仁而失道者 則多助之心而寡助國國人之至也特國人之至也特國人之至也特國人之至也 語大助之至焉特國國人之至也特國人之至也特國人之至也 天下之廣矣全心同德而順之 以天下之所順 親戚之所畔 夫道之 君若之不戰 君子即上戰必勝 必勝是無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尹氏 已言由是以音得人心之和而為天下之所順者攻彼失人心之和而為親戚之所 畔者則自我之攻彼而言是以至仁伐不仁而無敵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凡

旺為主交平 城非節旨 旺者為相得 此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 其助也敵平 者言在委而去之上見 旺者為孤以 相克也生平 旺者為虛子 此章言人和之得得故曰 實則母虛也 二字接上之詞城民三句 皆在五五行 非申地利引起人和之 越上論如甲 為重耳不以不全以此也 乙木實則王 策士所講人入不過招徠 癸水虛如甲 籠絡之術故蓋子特下得 乙生丙丁火 籠絡二字得道不外仁義與 便是木旺火 平日休恤民心如所欲與 相及六甲孤 聚所惡勿施方切多助是 虛法如甲子 入和得道乃其本多助只 句無茂亥為 說本國黨黨至字及深一 已與成亥為 層天下順正下戰必勝之 根

以天節旨 此就入和上夾戰勝以 察首節不知之意上三句 駭虛固匪乘 駭順上來有不戰三字虛

子云孤虛以

方位言如俗

言向其方利

某方不利之

時旺相指言

地利

孫子曰地者

遠近險易廣

狹死生也

米粟

金仁山曰有

穀曰粟無穀

曰水米切用

而易饑饉氣

全而可久古

人兼積之

封疆

古者每國封

王為疆

東郭氏

氏族各云東

郭氏表姓齊

公族桓公之

後也

戰以勝要見彼雖有天時

地利皆不足慮意

此言明矣師之不可召蓋

則曰孟子則可召自齊王

意於主而明不可召之義

於齊臣也人臣敬君須依

仁義輔君做個美婦方為

敬之極然必先以道德自

重方能仁仁義輔君

將朝節旨

不直召而託疾亦見齊王

不自安慮孟子之對非欲

其相稱只是示不可召而

起王尊德樂道之誠耳

明曰節旨

出將在明日則疾之非真

可知弔於大夫之家欲因

臣以警君也五亦不知孟

子臣師自處之礼故問

王使節旨

問疾醫來都是好意普度

箴下如何以大有為望地

使仰子知孟子之心則告

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

用矣豈不正大何必必為

是紛紛哉要於路是迎而

告之非強而迫之也

不得節旨

不得已非是為要所迫全

為仰子設辭使托疾之意

愈降而借一宿以發明之

內則二句重君君邊王之敬

率子若以攻父母而未有能濟也故得道之君子有不戰必勝

矣亦何假于乘天時憑地利哉世之用兵者當知所以重人和矣

亨將朝 將字作 使人來自寡人如寡者 如作 寡疾不可風朝

視朝朝明朝視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平 是欲孟子來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朝

也 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拜也 王王不知而使人來託詞曰寡人將

欲就見者也但適有寒疾不可以冒風而出故不能就見焉但朝將視朝不識夫子

肯一來而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亦託詞以對曰見王固所願也但不幸而亦有疾

不能進朝蓋託詞以 明已之不可召耳 明出於東郭氏疾之明日 公孫百葛辭以疾今日

要是一詩以無歸而造於朝此欲孟子到孟仲子恐民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于孟子

攔截詩以對又使人要孟子到孟仲子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侯且又使醫來治其

命勿歸而造朝以是巨言信於此正可以悟王也孟仲子亦不知可以用出之意乃

權詞以對曰昔者有王命來召孟夫子有采薪之憂故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已出而

造造于朝但以小愈之身我不知其能至朝否乎既又恐其言之不實乃使數人要

孟子於路曰請夫子無出而造於朝以見王益 不得已而身其氏焉 不得已

欲以莫己之言也而孟子出弔之心于此益晦矣 不得已而身其氏焉 不得已

勢不能止意之在也此 重示之非疾以微王意 君子則君子外則君人之大倫也 父子暗說

恩以 君臣是主 君臣是主 君臣是主 君臣是主 君臣是主 君臣是主 君臣是主

一德而兼野之道所以責  
難一遵即不陳非義辭之  
道所以刑邪而路出致故  
齊人勾頭是魄無教者  
臣

父召召召

景子節旨

玉藻云父命此發明上節不敬王意引  
呼唯而不諾 禮玉藻篇亦是父子例  
乎執業則殺 君臣互重不依篤上聲速  
之食在口則 而恭曰唯聲優而緩曰諾  
此之走而不 在官謂朝肉孟子弟矣  
也○凡君召 景子以臣律之孟子未  
以三節二節取與之深論此下但詳明  
以止一節以不可召之意却亦重矣  
趨在外不俟 論也

豈謂節旨

車陸節以王 自召曾子以下皆明王不  
為之君召臣 當召已之意欲以其當  
有一節時有 何却富嚴而伸仁義不  
一節時故合 相當而已是或一道非疑  
云三節也 詞案作自車之道看楚聘

四書補註備旨

一誠雖解曾子之意然却  
發出自己語輔世不但在  
君兼扶翼世道長民不但  
官民兼表正民風下不可  
三止節為尊也 曾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女齒節之也 輔世長民莫如德 輔世是維持世教  
一指老之玉謙懷也少也或作謙字書以為物也然則謙亦但為心有所銜之  
二指齒德 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  
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  
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算有此三者曾子之誤蓋以德言之也今齊  
王但有曾耳安得謂孟子召而不召之曰我之不應召曾謂是有言于禮之說與正以我  
以此慢於齒德乎 曾 不可召而王不當召我耳昔者魯若不當富也彼以其簡我以吾至  
不可及也來彼以其富我以吾至足之仁仁猶富若不當富也彼以其簡我以吾至  
貴之義義超萬物不當富也吾何不足而憚然于彼乎哉曾子之言如此世但知富  
與簡耳所可同也其道何在彼 天下之達尊者有三曰德居其一曰齒居其二  
世俗之見所可同也其道何在彼 天下之達尊者有三曰德居其一曰齒居其二  
一曰皆有尚年之心則齒居其一 人皆有重德者之心則德居其一  
地貴賤不容以相踰則所尚莫若齒簡齒簡為齒居之地長幼不容以相踰則所尚莫  
如齒若輔翼世道而措之治長官斯民而聽之安所倚則莫如仁義之德彼曾子謂  
仁義無踰于齒簡者蓋有見于 德之尊也然則在朝廷不過達尊之一耳惡得有其  
簡之不應召者正謂此也

故將節旨

此正明所以不召之故玩  
一將字見大有為待臣而

上卷卷二

曾子之意

或一道也

是亦揖彼以四句

天有達尊

字以當然 曾子之意 富四句說 是或一道也 是字亦揖彼以四句 天有達尊  
之理說 三便見不 曾 簡是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三 止節為尊也 曾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女齒節之也 輔世長民莫如德 輔世是維持世教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一指老之玉謙懷也少也或作謙字書以為物也然則謙亦但為心有所銜之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二指齒德 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算有此三者曾子之誤蓋以德言之也今齊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王但有曾耳安得謂孟子召而不召之曰我之不應召曾謂是有言于禮之說與正以我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以此慢於齒德乎 曾 不可召而王不當召我耳昔者魯若不當富也彼以其簡我以吾至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不可及也來彼以其富我以吾至足之仁仁猶富若不當富也彼以其簡我以吾至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貴之義義超萬物不當富也吾何不足而憚然于彼乎哉曾子之言如此世但知富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與簡耳所可同也其道何在彼 天下之達尊者有三曰德居其一曰齒居其二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世俗之見所可同也其道何在彼 天下之達尊者有三曰德居其一曰齒居其二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一曰皆有尚年之心則齒居其一 人皆有重德者之心則德居其一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地貴賤不容以相踰則所尚莫若齒簡齒簡為齒居之地長幼不容以相踰則所尚莫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如齒若輔翼世道而措之治長官斯民而聽之安所倚則莫如仁義之德彼曾子謂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仁義無踰于齒簡者蓋有見于 德之尊也然則在朝廷不過達尊之一耳惡得有其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簡之不應召者正謂此也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路大有為之君 啟學承上惡得二句來大有為必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之君是行仁義而王天下者 齒 齒是 有位齒 一齒是有一道理 德是有朝拜莫如富貴之地 齒

有也不召之臣四字一連  
是臣之道德尊分本不可  
召所學就君心言有其  
入莫与屬君不可輕看謀  
即大有為之謀有謀則就  
帶土女說再德樂道不如  
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  
也若有崇奉遵依音樂有  
靈氣殷勤意不足與与字  
是賢人之心度其君如此  
可見士必欲君就見者正  
是成就其君處

故湯節旨

此証上節李黃後臣尊德  
樂道也不勞而王霸定與  
大有為也臣非用之之詞  
只是尊禮而且委在之註  
先後字善有

今天節旨

此與上節一正一反惟其  
無不召之臣所以不能成  
其大有為耳所受教教字

四書補註備旨

正從上李字生來  
湯之節旨

此由上引湯桓楚明齊王  
之不召召已也並列伊尹  
管仲恐落了自己地步故  
借管仲且猶何跌出又不為  
有來不為管仲見主佐之  
與霸本不同又以此終非堯  
舜之道不敢陳之意不敢  
召是就入君尊樂說不可  
召是就賢者道德說

陳臻章旨

此章見君子之辭受一裁  
以義問答俱重齊邊孟子  
之答皆是何是綱三節  
詳言之

陳臻節旨

陳臻之問重在不愛餽  
上恭以其不與非薛同受  
也若把薛受兩平看便非  
本旨必居一己頂非字證

有所不召之臣 必有是失言其君  
不召是尊禮也  
言道以不如是 如是指有甚  
所施言不如是 謀則就言  
入君致敬於死而後往者非  
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諷焉則就見而諂之夫為臣者  
必如是其尊德樂道乃可有為  
所以不可召而大有為  
之君必不召乎士也

故湯之

故湯之伊尹學而後臣之  
李如治道之訪政不勞而  
三不勞言 桓公之於管  
以為臣聞故湯之於伊尹將大有為而不取以召之也師以一德先從受李焉而後  
任之出而任之阿衡以臣之故伐夏救民尹皆身任其功湯不勞而王業成焉桓公  
臣之故管仲將大有為而不取以召之也訪以治道先從受李焉而後任之內政以  
為者 故取成定弱仲皆身圖其績桓不勞而霸業成焉古人之尊德樂道以成大  
類此 今天下 指當時 地 魏齊莫能相向 一人能關土地能建功業也無他別樣  
緣故好其所教 此臣字作 使令有 采好臣其所愛教 此臣字作 國類也尚遇也所教謂  
所愛教謂已 國乃今天下之君以地則難辨以德則齊莫能開地趨功以相向  
所從李者也 國若無他故也以其皆對臣其趨走承順而為已所教之人而不好

上卷二

四

臣其迫道自事為已所受教之人此則無  
不召之臣矣亦安能相向而大有為也耶  
湯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 此承上則  
不敢召 不敢召指上 管仲且猶不可召 且猶二字有  
先事後臣說 管仲且猶不可召 單之意 而况不為管仲者 暗指自己  
有志于國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  
伊尹意謂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其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為貴而後臣之於伊尹李黃而後臣之於管  
尊士為賢則上交而德業成矣 德 仲亦李黃而後臣之則皆不敢召矣然於管  
干湯成有一德其不可召宜也若管仲者以器量則小以功烈則卑其去伊尹遠矣  
且猶不可召况志伊尹之志而卑管仲于不足為者顧可召而見之乎不可召而召  
之王之不能尊德樂道也我之開命中止亦欲以不 雁參云不敢召自君心  
可召自得耳安得為不教召或見子可以自慚矣 召言不可召以臣品言

陳齊目前

宋國鑄於薛餽卒 餽是  
今日指在宋薛 自之愛是前目前之愛非也 於其  
非作不宜受言 自之愛是前目前之愛非也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陳臻之問重在不愛餽  
上恭以其不與非薛同受  
也若把薛受兩平看便非  
本旨必居一己頂非字證

有也 不召之臣四字一連  
是臣之道德尊分本不可  
召所學就君心言有其  
入莫与屬君不可輕看謀  
即大有為之謀有謀則就  
帶土女說再德樂道不如  
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  
也若有崇奉遵依音樂有  
靈氣殷勤意不足與与字  
是賢人之心度其君如此  
可見士必欲君就見者正  
是成就其君處

有所不召之臣 必有是失言其君  
不召是尊禮也  
言道以不如是 如是指有甚  
所施言不如是 謀則就言  
入君致敬於死而後往者非  
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諷焉則就見而諂之夫為臣者  
必如是其尊德樂道乃可有為  
所以不可召而大有為  
之君必不召乎士也

臣其迫道自事為已所受教之人此則無  
不召之臣矣亦安能相向而大有為也耶  
湯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 此承上則  
不敢召 不敢召指上 管仲且猶不可召 且猶二字有  
先事後臣說 管仲且猶不可召 單之意 而况不為管仲者 暗指自己  
有志于國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  
伊尹意謂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其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為貴而後臣之於伊尹李黃而後臣之於管  
尊士為賢則上交而德業成矣 德 仲亦李黃而後臣之則皆不敢召矣然於管  
干湯成有一德其不可召宜也若管仲者以器量則小以功烈則卑其去伊尹遠矣  
且猶不可召况志伊尹之志而卑管仲于不足為者顧可召而見之乎不可召而召  
之王之不能尊德樂道也我之開命中止亦欲以不 雁參云不敢召自君心  
可召自得耳安得為不教召或見子可以自慚矣 召言不可召以臣品言

陳齊目前 於齊餽卒 餽是  
今日指在宋薛 自之愛是前目前之愛非也 於其  
非作不宜受言 自之愛是前目前之愛非也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於其

地是節旨  
陳臻上就事迹較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皆是只作無非在是字中

在宋節旨  
此明受來餽之是行着必以取古有其礼也

此明受詩饒之是只說問戒饒金意未出故又自補一句以對上行者必以取乃倒裝文法蓋已出饒界非餽矣所能行只得以金為兵饒也

若於節旨

此明不受為饒之是禮即處物為義之處有外無處全注自家說不重他人有

四書補註

碎上質字活下質字取是羅致騁騰之意焉有可以字最說得新截

平陸章旨

此章見君臣皆當以恤民為職前二節論距心以知罪後一節論齊王以知罪後君不得諉其罪於臣但責距心總以責齊王救平陸即以救全齊通章精神在為王誦之旨

平陸節旨

意重三失字一日二字亦妙伍不可一日失言不可一日顯此孟子隱寓諷意

然則節旨

上節以引起此節然則句接落緊大夫職在牧民如戰士之行伍一般凶年以下正指其失職處非距心所得為便有歸過於王

為是則今日之受于宋薛者非也若今日之受于宋薛者為是則前日之不取于齊者非也天下無兩是之理夫子必居一非于此矣然則陳臻拘其迹而不探者義也則今日之受非謂其似近于饋饋前日之不受非謂其似失于過猶

孟子之曰辭受何情惟義之歸吾之不受與受皆是而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

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

上孟卷二

者乎此吾之所以不受于齊者亦是也子通說統云此章問答全為高得以宋薛之受而律我之不受于齊哉齊齊而借來形形之

上孟卷二

○受之非陸也 謂其夫自之持戰之 為之長持戰之士即伍長之士

見其失伍

失伍不在伍則去之卒 去上見待 言即平陸齊下邑也大夫士戰士也伍行也戰時齊國受政民不堪命且孟子之平陸之邑乃設國而謂也去之殺之也 其大夫孔距心日事無大小各有職守子之持戰之士設于行師之時一日而三失其行伍之列則殺而去之卒 然則去之失伍也亦矣然距心答曰失伍離次法所必誅一之為甚何待三也

失承不待三失

失承不待三失伍以比凶年饑歲凶年是水旱疾疫之類 子之老羸轉於溝壑焉賜也病也溝壑三田問 若散之四方者散之四方者散之四方者散之四方者

得也

此指上死散言非得為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謂也如與齊者農不得自專言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言孟子因言之曰吾之不可失職猶士之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亦多矣子之職在養民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者則飢餓展轉于溝壑之中矣大夫猶未悟其失而方以就食者幾千人矣民之失所如此子之失伍也不亦多矣大夫猶未悟其失而也日民之死散距心非不憫之但賑恤民窮病不由下此非距心之所得專為也言幾千人當總承轉

○亭子自是也 皆指受不受言皆過於饋

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

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

五

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

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

五

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

五

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

五

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此句泛論辭受之非非也

意註王之失政句宜渾  
今有節旨

受人牛羊一段言已含在  
失伍內此特因其遠而  
申明之求字須味見權雖  
不在我不敢不求也求牧  
令就地食焉芻則又列而  
備之以補其不足曰芻於  
牧夜飼以芻故作兩項此  
字正承上視其死言不重  
責其必去

他日節旨

距心雖引罪不違然不聞  
轉為民謫命故孟子他日  
見王以代之請也季五  
之失職特其所知者耳全  
齊之民皆平陸也為王誦  
之句是逆言吃緊處尤重  
在為王二字恭居者王之  
臣民者王之民故不曰為  
臣為民而直曰為王誦也  
其如王止知認罪而不能

四書補註傳

措之寔政何哉  
謂賊章旨

靈丘  
地理志云伐  
郡有靈丘縣  
此章見守官守道各有不  
同賊章可以去則去孟子  
可以久則久也

謂賊節旨

晉反丘舍官守意請士師  
合言責意似也乃略述而  
諫其心也下句正解之數  
月二句是激之使言不曾  
諷之使去

諫於節旨

上句見其尽事君之忠下  
句見其得守己之義

齊久節旨

為蝮蛇毒者謂一諫而事  
君之義著一去而守身之  
節章也自為吾不知事孟  
子不能自過

公節節旨

以告其害以齊人所詭之  
言也毋勿齊人見乎

矣而為之樣  
猶云葬也求收與芻而不得  
死與立是坐視不救自此則距心之罪  
死與立是坐視不救自此則距心之罪  
死與立是坐視不救自此則距心之罪

死與立是坐視不救自此則距心之罪  
死與立是坐視不救自此則距心之罪  
死與立是坐視不救自此則距心之罪

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孟卷二

六

也此正再表丘而  
請士師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  
也此正再表丘而  
請士師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

齊人所以為蝮則善  
齊人所以為蝮則善  
齊人所以為蝮則善

得其言而去  
得其言而去  
得其言而去

吾聞節旨

此正明不去之後上四句

引起下三句官守言責其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則去見一毫寬展不得正與緯綰有餘裕相反退就緒去與不去孟子明已之無官守言責可以不以即去只是退絀綽有餘裕耳不退則進故以進字帶說

爲卿章旨

此章見得小人之道不惡而賤與之同使不惡也不賤之言散也賜以存思厚之意除以維道善之防全是孔子待賤貴家法

爲廟節旨

孟子出於於滕不甚士使專責師也玉璽馳行符書王使重孟子之副也朝慕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只

四書補註備旨

是不言使事以示不與小人共事之意耳使事謂用祭之禮刑交之儀凡札文制敬皆是

齊卿節旨

齊卿四句見滕可以與言夫既或治之亦是實語註有可當非一人不指號說有司微故或之之何言哉見不須與與臚言也

自齊章旨

此章見慎終之道然後盡於人心最重曰說曰說能盡其心也不以天下儉共親乃所以盡其心也總足解水若以美然之疑

自齊節旨

當時墨衰盛行世風趨薄充庚鏡孟于慈親之厚亦必有道故察此明厥是喪事勿勿也以美就不之堅厚說

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宜裕如此則謂子曰彼齊人惡知我哉吾聞之也有以官爲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言者當盡其職若君制之而不得專其職則有去而巳有以言爲責者當盡其言若君違之而不得行其言則有去而已彼其進退皆不容苟者人臣之義當知是也今我在齊既無官守之責亦無言責之任也則吾進退之際固非前法所得拘拘者豈不綽綽有餘裕哉或見謂獲宰饒氏曰實師其爲軀重者臣道也其自爲者師道也殆非齊人所能知者矣謂從容規諷以漸而子不此有官守言責者過道絕不得當下俱休

○**尊卿於齊**卿是客卿**出於滕**侯葵大夫**驩**爲輔行**驩**朝**魯**見是治孟反齊滕之路反兼在內**杰**真之言事也蓋齊下邑也王驩王雙臣也輔行子意反齊滕之路反兼在內**杰**真之言事也蓋齊下邑也王驩王雙臣也輔行

○**且**曰**既或治之**或指有司治也王驩王雙臣也輔行

**子**曰**言哉**言與難言也

**且**曰**既或治之**或指有司治也王驩王雙臣也輔行

蓋

地理志云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水縣西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上孟卷二

七

王驩大夫驩卿位在佐夫子其位不爲小夫自齊至滕歷二國之境其路不爲近英乃自往及而未嘗與之言所行之使事其故也孟子難以明言始托詞以曉之曰我往彼奉命而出若事有不治與之共議可也今出使備驩氏曰若事有不治文恥節彼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善矣子又何言之有哉

孔子與陽貨言之意

**事**曰**魯於魯**魯是母也

**恭**厥也

**忠**實謂目前不知處之

**不肖**前日是治致之日不肖是言無治事之才

**使**使魯事魯是使事也

**不肖**前日是治致之日不肖是言無治事之才

**使**使魯事魯是使事也

**不肖**前日是治致之日不肖是言無治事之才

**使**使魯事魯是使事也

**不肖**前日是治致之日不肖是言無治事之才

**使**使魯事魯是使事也

七十  
七寸只如今  
四寸許

古者節旨  
此節說先王之制以解木  
之美之疑無度只是過於厚  
者無虧於禮之謂使  
有不到處便是未盡此  
正推明棺七寸槨之之  
故也見聖人原情定制有  
如是者

不得節旨  
此節說己所以美其木之  
意上下句極不過說言以  
起下交則不得自是浸說  
墓札下得之方指定棺槨  
七寸更加以有財如何可  
獨不用之重有財上以為  
悅猶俗言如意

且此節旨

上節只就人子說此節更  
就化者說直欲無化者  
自盡也見子心之不可  
不盡也

吾聞節旨

四書禮註傳

此以反言以結上文意述  
所聞者子不薄其親正以  
見己當厚於親也不儻所  
包者唐不專指棺柳言以  
猶為也

沈同章旨

此章見天討之不可私上  
節就葬論葬見葬有可伐  
之罪只發明可字下節就  
齊論齊見齊非伐燕之私  
方數于里持  
只發明未也是字通章私  
字是斷天字是案

沈同節旨

當者眼私問上君以王命  
來問則孟子也就齊立論  
矣兩不得是立執者臣罪  
事節伐因獵  
又親探未粗  
以修祿嗣子  
角之甚身其  
為民如此其  
也雖古之所

言祿爵私與受者之不可  
也何以異於是儻非論葬

人達是達通句有非為親美也  
刑大夫士在內非為親美也  
然後盡其心  
盡人心是滿足君之慶厚厚尺  
人子報本之心也  
周公制禮時也稱禭之與棺相稱也欲謂孟子曉之日君用水之美者亦有見于古  
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謂制耳上古之時棺槨無尺寸之度至于中  
古之厚公制禮特用上用七寸而外棺之槨稱之斯制也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皆得  
用之蓋欲其堅厚久遠非徒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也必知是而後足以盡人子報本  
之心耳然則前日之木槨之古制而  
合反之吾心而安又何嫌于過美哉  
不得不可為悅  
不得不可為悅  
無財不可  
以爲悅  
無財不可為悅  
有財是力所可為  
克己皆屬之  
古制人指周  
之人用謂用棺槨  
之美以盡其心  
吾高為獨不然  
獨字與上句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  
而而使禮法不得為則限于分固不可以盡其心而為悅也即礼法得為而無財用  
言則限于力亦不可以盡其心而為悅也若得之制制而又有財此正人子可  
以為悅之時古之人皆用之而從厚吾何  
為獨不悅哉棺槨之美亦猶行古之道也  
是比者無使親  
親近也膚是父  
母親於心猶無悖乎  
悖是快是比其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反快也言為死者不使  
膚  
於心猶無悖乎  
無悖意  
臣士親近其肌膚乎人子之心豈不悖然無所恨  
乎且夫事死如生親之飲水之堅厚久遠是為化而死者無使士親近其肌膚  
信則死者以安而生者以慰乎人子之心猶無悖然而無遺恨乎此其所以為悅  
此其所以盡  
干人心也

上卷三

八

是為天下愛情此謂向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則是為天下愛情此物而薄于吾親  
物而薄於吾親也謂矣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儻其親泰親為重則物為輕也然  
則吾之治喪亦求不逾此節仍金得  
于親耳豈失之太美哉國之有財二義

沈同以其私問曰可伐與私問曰可亦可如是也  
子噲得與燕  
子噲得與燕  
子噲得與燕

是燕王不得與  
子之不得受葬于噲  
受是不得私受  
有在於此而子悅之  
子悅之

之指求不得與  
不告於王而私與之  
祿爵  
指齊王王子祿  
士即求  
亦無

命與者言  
而私受之  
受之指  
爵祿言則可乎  
何以異於是  
私私授受說  
臣

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謂書燕君臣  
先君私以與入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以國相授  
受而國內人亂齊人未伐燕之始沈同不由王命以其私意而問于孟子曰以燕國  
論之有可伐之道與孟子據理答曰燕國可伐也以其之彼諸侯土地人民受之  
子之傳之先君在子噲為君者不得無遜位之風而私與以燕在子之為臣受者  
得效受祿之迹而私受燕于子噲如有來仕者于此而子悅之以吾子之祿爵為子  
所私有也乃不告于王而私以與之夫士也亦以子之祿爵為子所得專也亦無王  
命而私受祿爵于子則可乎吾知其不可也必矣彼以土地私相授受者亦何以異  
于以祿爵私相授受者  
哉此燕之所以可伐也  
齊伐燕人兼君  
或曰勸齊伐燕有諸勸  
勸曰未也

此以反言以結上文意述  
所聞者子不薄其親正以  
見己當厚於親也不儻所  
包者唐不專指棺柳言以  
猶為也





巨爲區區十  
六引四區爲齊王謬爲此說以博好賢  
釜釜六斗而之虛名其所留者又只使  
升十金爲鐘  
鐘六斛四斗

他日節旨  
大中國人於式却遺了君  
用一邊穿明見孟子注釋  
難用姑使之坐鎮雅俗耳  
照下欲富宜重萬鍾上於  
式二字節旨乃敏而法之也

王國臣之所願也哉  
忍于去而忘怨哉  
養子以萬鍾養窮子使  
鍾曰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養祿之數也

他自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養子  
養子以萬鍾養窮子使  
鍾曰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養祿之數也

時子  
齊有賢人時  
子著書見孟  
子新論

時子齊王過人因字甚諷  
陳子孟子過人以字甚諷  
夫時節旨  
意知二字核有含書不可  
留在道不核意已陷跡矣  
此句最重下面因他以萬  
鍾爲薛姑孰欲富上較量  
意謂欲富者必認子之  
所欲既非欲富則所欲  
有在矣

不可也  
行上相難謂說知  
欲富斷其非非  
欲富斷其非非  
欲富斷其非非

不可也  
行上相難謂說知  
欲富斷其非非  
欲富斷其非非  
欲富斷其非非

四書補註備旨

季孫節旨

此下只衍說欲富情形之  
爲可賤以申上節不受意  
也此節借他人語表自己  
機雲字處下正明其異上  
機雲字處下正明其異上  
機雲字處下正明其異上

心徒以利來誘孟子而時子與以王命爲可留君臣師弟之間有中心  
矣故引季孫之言釋龍斯之說且詳利之一字以曉之而道之行不勿論  
曰星哉子又疑異就是嘆其  
曰星哉子又疑異就是嘆其  
曰星哉子又疑異就是嘆其

心徒以利來誘孟子而時子與以王命爲可留君臣師弟之間有中心  
矣故引季孫之言釋龍斯之說且詳利之一字以曉之而道之行不勿論  
曰星哉子又疑異就是嘆其  
曰星哉子又疑異就是嘆其  
曰星哉子又疑異就是嘆其

龍斯  
孫雲云龍斷  
者因斷而  
崛起之小山  
也四顧無碍  
見商嶽負駝  
取一市之知  
也

此節重一賦字極見不可  
復留之意以有易無古無  
重利之計有司治之古無  
從商之法有賤大夫三節  
是正釋龍斷而私龍斷者  
在言外固有一網打盡之

所有其所無者易見多易有  
所有其所無者易見多易有  
所有其所無者易見多易有

言賤者正賢貴利也征之是在此賤夫夫征商則征及一切也

去齊留晉

此章見君子不可轉留軍無王命而欲去國而有所望於節人之留行而示以絕之意三四節固人之不悅而明其絕之由兩節一事君使人留賢一見人勉君留賢皆非無王命而私留者

去齊節旨

孟子留宿於晝且至三宿自是望王留行心事有欲節旨

四章補註備旨

欲留行當先言於王得其自可荀君與恠愜固奉王命求留方可大夫纂周公今王不留而客代留是違伯禽之治行之行也不應去不欲聞其言危九而卧示不欲見其家之惠社稷

客不節旨

明語子語以古人留賢之道也兩無人乎俱反言以見其有人上人字是繆公使之下人字非三子所使

世稱子柳乃自有使人使繆公不失其魯叔仲皮之君子頌兒也檀弓云子柳齊王若能如繆公則必維之毋死子柳當謂護而後從客計者請其子柳以安抑禮申思之法何以哉子柳實齊王以尊孔子思之事曰請魯席第申詳也

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私或君但齊王寔非欲留吾嘗田季孫之說龍所之說而乃厚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吾知吾人之可賤也何也古之為而者不過以其所有之物貿易其所無之物未始固其利也故為有司者之官惟平其物價以治其市之爭諒耳未始征其貨也有發大夫者出焉必求龍之斷而登之于上以左右顧望而後得於此又取乎彼蓋固羅而中之利胥致之于己焉人皆曰此專利大夫之始矣龍斷之說如此季孫所以謂叔疑也今我既葬十萬之祿復受萬鍾之養是亦子叔疑所為安知天下不龍斷我即此子之所以不可留也時子其知之南樓懷嶠氏曰左右望是欲金得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否不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喻辭十萬得於彼是喻受萬

望齊宿於晝

有欲為王留行者有欲字見出於己意非由于王坐而言其意不應是不答隱凡而臥凡

客不悅旨

是留行有自節齊李臥而聽天子揖請復其矣再是坐是冠冕明語明語是極其誠意

上卷二

子為公之側則不能其身其字指謂齊道飛越有也繆公尊孔子思當使人侯子不聽自此以後請勿復取矣至孟子曰坐我明言以諫昔者魯繆公尊柳申思若無人何侯于子思之側而道達其誠意則子思必去不能安而留之矣

長亭

我謀者不及繆公獨了思之事而先絕三而不聽論說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出我之臥而不應言為先絕乎夫也今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亦可不自悅矣不用看上節說公事則為長者慮兼平日與當日諒方可平曰既輕視長者為可去可留之人也如何及子思

望齊

是出意王讀其不識其不可以為湯武王指齊王則暴也



者仍在孟王知用子三  
悻悻登賢。夫子之民生在念而故主情當若是小丈夫然談談于其君而君或  
句正見上足用筮筮處天  
下之民舉委賢賢平生志  
業在此庶幾二句仍是望  
其反子意  
子意節旨  
通節一氣讀下首可一然  
字倒喚下三句正與孟子  
出書相反此小才天不要  
低看了亦是聖賢射的但  
主意只為一身耳

此尹士感慙而自責也要  
總括上支說小人則小丈  
夫但上以量言此以識言  
充虛章旨  
此章見君子用世之志憂  
世兼天雖分兩項總因名  
世生來憂者憂世之不  
見用弊者榮名世之不終  
窮然憂重累世一處  
充虛章旨  
無慮節旨

此尹士感慙而自責也要  
總括上支說小人則小丈  
夫但上以量言此以識言  
充虛章旨  
此章見君子用世之志憂  
世兼天雖分兩項總因名  
世生來憂者憂世之不  
見用弊者榮名世之不終  
窮然憂重累世一處  
充虛章旨  
無慮節旨

此章見君子用世之志憂  
世兼天雖分兩項總因名  
世生來憂者憂世之不  
見用弊者榮名世之不終  
窮然憂重累世一處  
充虛章旨  
無慮節旨

四書神註

彼一時為君子修身者言  
之惟當求之而已此一時  
則悲天憫人窮當此雖  
欲不悲且憫不可得也重  
此一時打下總發明之  
五百節旨

此為下節數與時張本五  
百年三字最重見王者興  
有常期孟子不豫根源在  
此其間正指將興未興時  
說見以名世下王若非以  
王者卜小世兩必有乃決  
然之詞  
田節旨  
教過頂上句來時可又轉  
入一層重時可上見名世  
王者正當兩相泰拊而今

此為下節數與時張本五  
百年三字最重見王者興  
有常期孟子不豫根源在  
此其間正指將興未興時  
說見以名世下王若非以  
王者卜小世兩必有乃決  
然之詞  
田節旨  
教過頂上句來時可又轉  
入一層重時可上見名世  
王者正當兩相泰拊而今

此為下節數與時張本五  
百年三字最重見王者興  
有常期孟子不豫根源在  
此其間正指將興未興時  
說見以名世下王若非以  
王者卜小世兩必有乃決  
然之詞  
田節旨  
教過頂上句來時可又轉  
入一層重時可上見名世  
王者正當兩相泰拊而今

孟子卷二

五百年是夏元會日之期王者是聖其間必有名賢  
五百年是夏元會日之期王者是聖其間必有名賢  
五百年是夏元會日之期王者是聖其間必有名賢

竟不遇五者得一有所爲  
女能無不嫁

夫天節言

天字以氣數言言何跟上  
時可求明今日所欲不  
之意作一截如欲四句只  
一氣語合我其誰事遇合  
不重抱者方不辨自誇語

居休言言

此章糊明不受齊祿意旨  
曰介休介在  
膠邑  
崇  
崇古崇國昔  
文王我崇國  
無殺人民境  
宮室盡入歸  
之如父母

居休節言

丑亦明知古無此道特未  
解不受祿之故耳  
非也節言  
不欲受連劍卿時說在內  
一見之後便已有去志聖  
賢何等先竟雖有去志而  
猶仕之聖賢何等當厚

四書補註備用

過宋

金台山云自  
歷而西南過  
宋三百五十  
館里按是明  
楚地廣至泗  
上滕南與楚  
鄰何必迂而  
西南行三百  
五十餘里過  
宋卻乎過宋  
邪者以孟子  
在焉

滕文章言

此章見人當盡性以法堯  
舜意第一節因世子求見  
改其性善而使其人後三  
節因世子復見詳明性善  
而勵其志

滕文節言

特書過宋其非便道可知  
不以事大爲急而以見賢  
爲心秉義之好發于誠然  
即此便可見性善處

道性節言

此見攝叙誠不必盡悉當  
時言何等也道性善見主  
孟子要他先識得個本原  
然後爲善必力去惡必勇  
稱善舜見聖如堯雖不過  
尤性善之量哉但因其性

有

故

孝

子

養

體

林

地

名

齊

居

休

公

孫

丑

從

問

居

人

之

位

則

當

食

之

職

今

夫

子

既

仕

于

齊

不

受

祿

非

之

謂

然林地名  
齊居休公孫丑從問居人之位則當食之職今夫子既仕于齊  
而又不受其祿豈  
古之道固有然乎  
自非也古道  
大舉得見退而有志  
館時志是去齊  
之欲發不受也  
不受指指栗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謂孟子以其志告  
所以養仕之廉仕不受祿非古之道也言之所以不受祿者蓋有故焉蓋于崇其  
地吾始得見王已知其不能用我也退而即有去志矣惟不欲變其志故不受其  
祿也不然去志已決而  
復受其祿不將再辭乎  
初心王師而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且也不受祿  
心王師而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且也不受祿  
不速于去者何也蓋吾見之在死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理俱不可以請去是久于齊者迫于不得已非誠之初志然也夫見王之初而去志  
已欲在齊之久而去志不愛我之  
愛齊祿者此耳豈可以古道例之哉

滕

文

章

言

上

凡

五

章

言

上

凡

五

章

言

上

凡

五

章

言

上

凡

五

章

言

上

凡

五

章

言

上

凡

五

章

言

上

凡

五

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筮將之是欲

未卽位而爲世子之時承君父之命將往之楚聞孟子在宋先過

宋而見孟子其急于見賢如此可徵其天性之善而入聖有基矣

此是謂指蓋性之人以是其說曰道言也性者人所與乎天以生之

其理言曰稱善稱是實揚善之詞一申說下無私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

舜初無不異但象人汨于私欲而失之義辨則無私也敬而能求其性不致五而

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是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

不辭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詳而撮其大旨如此種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

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善察哀樂夫後何嘗不善後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

然後爲不善或凡言善惡皆善而後惡言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之性本善又

以互相先古而後凶言是皆皆先是而後非也惡其無微而言必稱堯舜以是之所

輕明也

世子自楚反楚回滕復見孟子曰世子疑吾言言即性善堯舜之

天道而已矣

道即率性之謂說個道一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

從而復求來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于孟子之言不能無

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而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疑反復見孟子恭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曰世子疑吾性善

堯舜之言吾言本無可疑也蓋吾所言之性即道也天道一而已矣不以古今而

或殊不以聖愚而或異道疑一則

成謂言齊言自然矣也異矣也

十五

過宋是未往也

世子去國音滕

楚先是宋國也

文公

此

是

性

善

是

性

善

是

性

善

是

性

善

是

性



升去麻服蓋於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焉帶三重期性希聖之志其使然友問而小祥練冠孟子便有不問父兄不問除綵要終不百留意

然安節旨 自畫二字最重日畫見不毫不可一毫外求於人此句未着世子說昭託世子禮喪大記云曾子四句以起下喪礼當君之喪子大書意但此講三以礼與諸夫公子與士皆三日不食語微異彼對僭礼言主勿食飲水人世上文節目之末之季者庶婦諸妻皆疏下大本大經理之一也重食水飲大夫三年之喪句齊疏二句皆之喪主人室三年內事自天子達於庶老于姓皆食人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水飲妻喪疏無古今之異

反命節旨 自畫二字最重日畫見不毫不可一毫外求於人此句未着世子說昭託世子禮喪大記云曾子四句以起下喪礼當君之喪子大書意但此講三以礼與諸夫公子與士皆三日不食語微異彼對僭礼言主勿食飲水人世上文節目之末之季者庶婦諸妻皆疏下大本大經理之一也重食水飲大夫三年之喪句齊疏二句皆之喪主人室三年內事自天子達於庶老于姓皆食人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水飲妻喪疏無古今之異

四書補註傳旨 食水飲士亦反命此命屬世子定為三人之喪則齊疏許弼皆在入疏食水飲其中矣世子欲行三年喪不食菜果婦則父兄百官亦當同行故大亦如之君皆不欲尊先君勝先君非大夫士一也周公滕叔之始乃後世先練而食菜果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謂然安節旨



而合其終其事重在播穀上而不重  
藝籍之取類  
治屋籍蓋成王初即位周  
公欲其知稼穡艱難而作  
可見盛世君臣未有不意  
農事者滕王治伊始正  
當以之爲法于燕薊原  
流泉之間絮錦兼燈光月  
影之下

民之節首

此正節民事所以不可變  
處恒產即是民事通節只  
是明恒產所關之重以貞  
制民恒產之官或也

賢君節首

此節能制產之本是效二  
字節民不可罔民來恭  
儉以德言刑下取民有制  
是德之施禮下即下制祿  
取民即下分田水重取民  
有制而兼禮下設者設官  
正以爲民也  
陽虎節首

四書補註備言

此總結上兩節以起下文  
陽虎非知仁者其言亦可  
驟不制產而罔民爲富不  
仁也取於民有制爲仁不  
富也意重戒爲富道

夏后節首

此以三代制民常產與其  
取之之制言之欲不擾民  
事者知所法也首三句並  
列只渾淪說計細解但不可  
用田法以漸而加者夏  
時民力方亦可耕之地何  
少而民力亦弱後求開墾  
漸廣民用亦煩不得不加  
也其責皆什一何重者正  
是取民有制釋敬功而不  
及者君恩見微助之意亦

甄子

甄子云

叔嘗謂文季  
曰子之術微  
矣孟有疾子  
許已乎文季  
曰話三子之  
計約約分百乃孟子不用

而可爲也仁人是以民生爲念以民食爲重者  
見前篇言有恒產者則有所歸藉爲善而恒心以  
歸無恒產者則有以陷溺爲不善而恒心以去夫民之以刑罰自固者以其有恒心  
也若無恒心則無以檢其身而後碎刑後無不爲已其能免乎罪乎及改乎罪然後  
從而刑之是亦制恒產以致民于刑刑猶掩其民而取之也其開民而何厲有  
仁人之君在位罔民之事而可爲也知罔民不可爲則知民事之不可變矣  
○是

賢君必恭節首

恭則能以取接下屬是故賢者之君正仁人在位者必恭以持已而不放焉倫以  
儉則能取民以制言自奉而不敢侈惟其恭也則恭德所施能以禮而接下推其  
餘也則能德施所施能取于民有制矣此正所謂要  
仁之君而爲仁也否則罔民之君而不仁矣  
○陽虎曰爲而不仁是害  
仁是害  
民不富是損上立危之言此功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  
天理  
爲仁不寡  
民不富是損上立危之言此功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

七十而助

七十而助人百畝而徵五十七十畝是制常產實助繳  
徵立名對善什  
一亦獎言之百徹爲徵助者藉也徹何等薄助何等簡便常產與實取之  
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拜六計其五畝之外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  
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此外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  
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總遂用貢法十夫有墾都田助  
法八家同井共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是皆什一也貢法固以千  
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  
廟舍一夫所耕公田畝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九一而取其一蓋又輕于十一矣  
竊料商制亦不過什一也徵通爲履舍一夫爲井田制產定賦制而不擾民事者  
公田七畝是亦不似什一也徵通也均也釋也  
○夏后氏之  
制民恒產也一夫授田五十畝而取其則計其五畝之八而行貢注殷人之制民  
恒產也一去授田七十畝而其取之則使助耕公田七畝而行助法周人之制民恒  
產也一夫授田百畝而其取之言皆什一也且其名亦各有取義蓋所謂貢  
者以下貢上其義易而謂之徹者十分中取其一也且其取亦各有取義蓋所謂貢  
之義也謂之助者何蓋藉其力以助耕私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有假藉之義也三  
代之制民常產取  
其取之之制如此  
○甄子曰地黃善於助地地是  
莫不盡於貢  
行貢之弊  
貢者

十善三

十九

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寡取是將  
以年莖其田而不足  
借委田之費則必取盈焉  
校數之中以爲常校是比較取意蓋數歲之中見  
有豐以一不意常是一定之數歲幾粒米狼其  
粒米是泉  
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寡取是將  
以年莖其田而不足  
借委田之費則必取盈焉  
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寡取是將  
以年莖其田而不足  
借委田之費則必取盈焉  
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寡取是將  
以年莖其田而不足  
借委田之費則必取盈焉  
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寡取是將  
以年莖其田而不足  
借委田之費則必取盈焉



乃公矣

設也。庠者，至共之庠序居者師也。詩云：『廟翼翼，始封時說。』其命作大命，指受天命。受命命益。

力行之字指教養言。亦新子之國，亦字。猶文王說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也。養也。三句釋其取義。夏曰：『養也。』其命名夏。夏指國。天下之禮讓故曰。欲強革命欲消天下之禍。侯之刑其受天命則自今日始。正文王行仁政受天祐之謂也。子能力行教養者，子之政亦足以受天命而新子之勝國矣。是雖不能致王于當時，亦不可基王于後世。耶。

井地 教天下之養者，何齒故曰。周曰：『生曰井。』井者，李齊。周曰：『始自皇帝。』中黃氏亦耗。農田而賢。賢由土而入，官多則止。未行至，成周而特詳。

此節以勢論之，只說爲王者師最見斟酌。周禮節旨。此節以理推之，是承上文進一步語力行重看有舊。

此節以勢論之，只說爲王者師最見斟酌。周禮節旨。此節以理推之，是承上文進一步語力行重看有舊。

此節以勢論之，只說爲王者師最見斟酌。周禮節旨。此節以理推之，是承上文進一步語力行重看有舊。

四書補註

此節以勢論之，只說爲王者師最見斟酌。周禮節旨。此節以理推之，是承上文進一步語力行重看有舊。

此節以勢論之，只說爲王者師最見斟酌。周禮節旨。此節以理推之，是承上文進一步語力行重看有舊。

上孟卷二

此節以勢論之，只說爲王者師最見斟酌。周禮節旨。此節以理推之，是承上文進一步語力行重看有舊。

此節以勢論之，只說爲王者師最見斟酌。周禮節旨。此節以理推之，是承上文進一步語力行重看有舊。

野中國

此節以勢論之，只說爲王者師最見斟酌。周禮節旨。此節以理推之，是承上文進一步語力行重看有舊。

此節以勢論之，只說爲王者師最見斟酌。周禮節旨。此節以理推之，是承上文進一步語力行重看有舊。

野中國

此節以勢論之，只說爲王者師最見斟酌。周禮節旨。此節以理推之，是承上文進一步語力行重看有舊。

此節以勢論之，只說爲王者師最見斟酌。周禮節旨。此節以理推之，是承上文進一步語力行重看有舊。

州上略其之期無君子二有中上必  
州上略其之期無君子二有中上必  
州上略其之期無君子二有中上必

井其間廣四尺深四尺此節正奪井地之闊重九  
尺深四尺此節正奪井地之闊重九  
尺深四尺此節正奪井地之闊重九

此是田外之田所以厚小  
人益餘之不授之田恐其  
游廢修之自給也

田二十五畝後其地而有室然後受田  
田二十五畝後其地而有室然後受田  
田二十五畝後其地而有室然後受田

此是田外之田所以厚小  
人益餘之不授之田恐其  
游廢修之自給也

田二十五畝後其地而有室然後受田  
田二十五畝後其地而有室然後受田  
田二十五畝後其地而有室然後受田

四書補註傳

上卷卷二

而牛之田數行商之助法也方  
里二句是言形骸大綱中  
公外私以定其居先公後  
私以明其分是言形骸細  
自所以別野人又連公事  
非生民可久  
之利乃斷水  
為私孫木爲  
未素樸之利  
以教天下故  
教人農事又  
敦人天下爲  
市效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  
貨交易而還  
各得其所欲  
也所以拘於  
足也又草曰  
犀庶日履履  
曰履  
神農嘗言  
必勉之二句  
大略節言  
此章孟子闡聖端以行正  
道三節教行相欲廢節  
井田之法計之必種八節  
井田之並耕之麥治其棠  
先折而並耕之麥治其棠  
魁也吾聞用夏五節責相  
倍師之失治其稅從也未  
二節田過碎而消其餘分  
也並耕二字爲主開處在  
大略節言  
神農嘗言  
必勉之二句  
大略節言  
此章孟子闡聖端以行正  
道三節教行相欲廢節  
井田之法計之必種八節  
井田之並耕之麥治其棠  
先折而並耕之麥治其棠  
魁也吾聞用夏五節責相  
倍師之失治其稅從也未  
二節田過碎而消其餘分  
也並耕二字爲主開處在

人徒是從許行之徒數十  
莫稱分別意因履織布以爲食  
見其力處  
神農嘗言  
必勉之二句  
大略節言  
此章孟子闡聖端以行正  
道三節教行相欲廢節  
井田之法計之必種八節  
井田之並耕之麥治其棠  
先折而並耕之麥治其棠  
魁也吾聞用夏五節責相  
倍師之失治其稅從也未  
二節田過碎而消其餘分  
也並耕二字爲主開處在

士善卷一  
二三  
只在有志復然  
雖然  
道即暗指神  
賢與民並耕而食養而治  
賢者則賢  
君並耕一  
字上慮謂  
是主養兼帶上食字說其作  
道也  
倉廩是財聚者  
則是厲民以  
中閒過接而治二字作一尾  
倉廩是財聚者  
則是厲民以

四言補註傳  
獨可耕且爲句而扼要在  
釋名云唐耕  
勞心者治人五字後以倍  
也可搭可釋  
師心者之正言其從並耕未  
稟裕曰萬粟  
以資億斤之亦斥其萌於  
溝日唐又重  
並耕而道耳  
神農節言  
看一爲字便見其言本非  
禮禮之言矣爲禮之言  
曰於天禮曰  
有養養幾幾焉孔意見已  
齊發曰破客  
之孝文在孟子之上欲以  
始至之禮盡  
蕩動人心耳其徒數十人  
家至必夸者  
一倡率則身感人也衣冠  
衣未盛也養  
見不獲膏車非意禮書云  
卽淵之禮  
波既耕而食  
何又捆屨  
蓋乎必早見  
織布想是羈旅之歌未嘗  
爲彼而享  
受田故暫以此爲業耳  
必盛也今之  
陳井節言  
從陳相與其弟卒必書陳  
良之徒正爲後倍師伏義  
有未邦亦出讓不倉意然  
不負詩書而但負耒耜使  
取捆織爲食之人已默有

目許以家  
織以織耕  
平百然爲  
之面目以  
聚之  
兩之字指土  
益所  
蓋織說以  
爲

目許以家  
織以織耕  
平百然爲  
之面目以  
聚之  
兩之字指土  
益所  
蓋織說以  
爲

如粉性云委  
猶周也章  
取捆織爲食之人已默有



交足其意六入二何重  
有字必然而兩極八自有裁  
然兩極其此尚未說到不  
可相兼且一八四句左  
就不可耕且為之辨勸言  
之見小入尚不能兼小入

曰益大業之  
子佐高治水  
有乃一名伯  
厥勳姓厥氏  
秦之始也舜  
典當曰嗚呼  
子上下草木  
鳥獸谷曰益

我帝曰命倉  
益汝作朕康  
九河濟漯  
禹貢曰導河  
積石至于龍  
門南至于華  
陰東至于底  
孟津東過洛

四書補註

孟子

卷五

五

汭至于大丘  
比過澤水至  
于大陸又北  
播爲九河同  
爲逆河入于  
海又曰九河  
既過梁引云  
禹治河石克  
州分爲九流  
以殺其溢其  
開相去三百  
餘里往咸最  
北高澤最南  
蓋注較是何  
之水道東出  
分爲八文也

而食旬來倒重轉契上以  
王屋山禹貢  
曰導洛水入于  
流爲濟矣入于  
中自與之有字可玩到入

出于此比 民肯出聖人酒有禁在矣

又康其會于 芝泉苑之使致其承旨美

汶文比東入 偷其制語竟指委出故又

于海○萬貫 引放刺之證之禍察則在

于河于津流 始發車上見得自得句

曰于河于流 教後之勞心振德向則

者河之支流 如此總收拜兩節而眠耕

也榮論云流 乎再提撥耕字以應獨可

由王屋而發 耕且為與句此上二節敘

其河而賦 事下乃所之

清者伏見之 表以節有

積功大為志 上文言魏齊之憂民急於

於徐漢之既 為治而不暇耕也乃言稟

深白夫臣而 疑之憂民所慮者大而不

來其功而以 必耕養之虞不得耕辨之

張成者揚池 憂不耕而官兩相相之道

之多皆且直 也兩更字從上單字使字

放不推疏之 詞出萬草附乃絕括之詞

埃漢自大休 夏禮契則在其中農夫之

水水經註 憂則憂之小耳

漢漢津田 則難惟難故夏也

山禹貢曰導 大哉節有

淮自相如東 可行不知為君大故故有

會于泗沂東 並耕之說此引孔子言以

入于海又曰 証聖法立君道之極也註

淮沂其沃注 則謂法立便有有效法意與訓

于淮洫遠于 訓則進字不同不與訓論

河○泗出泰 以為德樂自君莫動意在

山陰屋有泗 豈無所用心就指為已憂

源南垂下邳 二句輔前不得耕不暇耕

入淮 以說言此不用于耕則以

也德猶焉也 聖言弊者弊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強以行之剛

自得其性矣 又從而提顯教賢以加蓋焉不使其放逸恣情而或失之拯命製之碑

也樹然水工 雖平民利未與聖人之心未已也舜又命后稷教民稼穡之舉以樹德

義乎五穀由 是乎五穀由是五穀成熟而民入不至艱食皆得受生有之則矣然民與不有粟

之義之道也 若使徒從飽食飽居而無教則不知教以慈孝之親君臣則教以令其

有之義夫 婦則教以內外之別夫功則教以友恭之教朋友則教以相孚之信此五者

人之大倫 也既倫認以教之而放勳又告戒之曰民之用力于倫者則斃勤以勞之

民之歸向 于倫者則病疫以來之民之立心背于倫者則匡而正之民之所行兵乎

倫者則矯 而直之凡此弊來臣直正所以輔而正之之義以行之便之自得其性也則

自得其性 矣且從而提顯聖賢以加成之而蓋焉之命契如此夫水方性也則

忠所以養 衣食既足又用所以教之堯舜二聖人之勞心以憂民如此而暇為耕

之非○豈 以不得為已農以不得耕為已憂此二句在上女抽出

平核○豈 以不得為已農以不得耕為已憂此二句在上女抽出

此則不惟 不暇耕而農辨之憂民固不暇于朝矣然急事而而憂之哉養之心惟以

而亦不必 辨矣 信不得辨為已憂一得辨而而之憂付之矣堯舜之憂其大如此若夫以

早而為已 憂一得而早而而而之憂付之矣堯舜之憂其大如此若夫以

自敵之困 不易為已憂者農夫小人勞力者之所為也豈聖人之所憂哉

財謂○重 分人以財是已之財

不憂

者謂之得人 是天下被其澤 畏故天下與人一身易就人情 輕富貴說矣不得 難就 得 人 是 天 下 被 其 澤 畏 故 天 下 與 人 一 身 易 就 人 情 輕 富 貴 說 矣 不 得 難 就 得

此解舜舜之所以憂虞見 得為已憂正為天下憂以

曰堯夫導流 著其所憂之大意分財教

東流為漢又 吾但謂禹思者從人字上

江西 馬官山 結獨可耕且為一旬

用夏節旨 許行之謬上文已闕書此

下書陳相倍師而學許行

其徐意也吾聞用夏一

句起直至為不善矣方

是終落照應處本節只言

其倍師註陳相交於秀句

宜陳良六句不見是偷易

陳良之為人有正見勇

不可倍意周公相道仰

尼有師道俱本得統於

次死見也鳥 齊來

昔者節旨 此引孔門之不倍師以

此引孔門之不倍師以

因可徒湯其論警動之不倍師有四層

後也特典前 看來却是兩段上段相補

曰聖百姓不 而莫甚失所宗也此是門

親五品不遜 人不倍師猶居三年感德

淡作可徒致 無斷也門人之不倍師較

敷五教在寬 甚於門人矣下段欲以事

四書補註 夫子言事有若見思慕之

深此是孔子不倍師臨

乎不可何見宗仰之篇

子之不倍師較深於三

矣三子在氣象上獲聖之

似不如曾子在心性上類

聖之真江漢灑秋陽景似

假借形容灑以江漢則非

意當沈湮之力暴以秋陽

右就盡無心 聖心一疵不存萬理明淨

振三動之孔 故曰臨臨不可何臨臨則

子之後門人 承上二句言不可何則又

楚也 楚是南嶺屬仲度道 悅以心言道即北學於中國

之南故曰北學於中國 之南故曰北學於中國

也 楚是南嶺屬仲度道 悅以心言道即北學於中國

之南故曰北學於中國 之南故曰北學於中國



而厚葬其親正良心之勤  
冬曰冬服厚於一本而不自知者孟子  
曰夏服桐槨從此處痛言仁人孝子之  
三寸居喪三須以挑醒之宜夷子聞言  
月世主以爲而慚也  
後而禮之

夷子之而冠以墨者別其初  
也求見吾儒便是反正之  
机吾固願見以下詞甚婉  
曲有使其欣然愛慕意

他日節首

孟子所以告夷子者俱是  
困則適菽麥盡氏者夷子  
之蔽而思葬親者本心之  
明如以厚爲是則與其道  
之薄者反矣如以薄爲是  
則其厚葬者非矣此欲夷  
子反其本心也所賊事親  
行非直折語乃故意激他  
厚葬念頭露出天理來條  
却於未見前而直之者正

四書精註

朱子所謂不輕接其人交  
口號辨以屈吾道之尊也  
然至本心悔悟則於命之  
矣之後亦必見之未有默  
然而去者

節首

夷子欲得孟子兩路看他  
故亦兩救之引書錯認儒  
者非不兼愛此言何謂也  
猶捕也竊案是詰問儒者之詞見儒者  
亦有解不來處墨氏本病  
在夷子臨時換出竊附  
句乃愛吾時時換出竊附  
需者立愛惟親意是自已  
解釋之詞但曰愛無差  
等則施由親始亦只施此  
無差等之愛耳如何便說  
從厚信乎其道而窮矣夫  
夷子五旬先解吾儒非愛  
無差等之說見不得淺儒  
入墨且天之三句正破墨  
子愛無差等之說見亦不

焉病病  
病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不來真作記者言乃孟子謂者治墨翟之  
孟子弟子孟子稱疾亦謂時有治墨翟之道名夷之者因徐陞而求見孟子茲歸  
此記以觀其意之誠否  
言儒之二柄也孟子未知其意之誠否姑記病以辭之曰  
夷子之來吾固願見今尚病未能見也病癒我且往見夷子不必來  
也此非孟子真欲往教而却其來正待其能來以爲施教之地耳  
○他日又來

見吾  
疾之後曰吾自愛則可以見矣  
見其來不謂道不見道是皆  
且字對末  
之見見言  
吾聞夷子之言治墨翟之  
之道者善之治我  
親我  
以爲其道不歌三句言  
夷子思以身矣不豈爲善而不貴也  
猶言決不以薄道爲不貴  
然而夷子葬其親  
厚葬其親厚是心  
不安從其薄意則是以所賊事親也  
賤者則情  
又來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  
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善之治我以薄爲道也見天下  
請節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求于墨氏而不從其致其心必有所不安吾故孟子因  
以語聞他日夷子又因徐辟以事見孟子則其意已誠矣孟子語徐辟曰吾今病愈  
之  
可以見夷子矣但墨翟與吾道不同使我不盡言以正其非則吾儒之道不  
見其爲是也我且未見而先直之吾聞夷子乃于墨氏之道者墨氏之治我也凡  
情悼之類弊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其道移易天下之風俗其以墨氏之道爲非  
是而不貴尚之哉此以薄爲善則必以厚爲賤矣然而夷子所以  
葬其親者却從厚則以墨氏所賊之道事其親也是何心哉  
○徐以夷子

上孟卷二

告指所貴者薄夷子自傳其道

告指所貴者薄夷子自傳其道指孟子子之曰葆李百之人指高謂  
而所葬者煜說  
也此言指者保赤  
也子何謂何說也  
之前以爲愛無差等  
厚薄等汲此句解保赤意  
起頭此句解保赤  
徐以爲善孟子曰夷子信爲之親見之子  
當厚此此爲親其親之赤乎  
當薄此此爲彼者取爾也  
取爾如言  
情親而  
赤子看  
將入井  
喻小民無知犯法  
非亦子之罪也  
此喻非小民之罪  
與路人說  
文此始備言之也夷子  
引之蓋欲援儒而入于墨以非孟子之非已及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  
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遵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則親之子  
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且且人物之生必  
各本于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  
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其親其父母無異乎路人但其施之序不得而息者此其  
所以至能愛命也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自辨其是曰孟子謂我兼愛爲非  
而自覺其非也言彼儒者之道未始不具兼愛如康誥所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  
言果何謂也不猶吾之兼愛者乎在之則以爲赤子至親也以赤子視天下本親也  
故愛本無差等之異但所施之序則由親始耳此吾所以厚葬其親也昔以康誥華

上孟卷二

告指所貴者薄夷子自傳其道

朱子所謂不輕接其人交  
口號辨以屈吾道之尊也  
然至本心悔悟則於命之  
矣之後亦必見之未有默  
然而去者

朱子所謂不輕接其人交  
口號辨以屈吾道之尊也  
然至本心悔悟則於命之  
矣之後亦必見之未有默  
然而去者

狐狸 狐善擬狸善 此又略其遺辭專以良心之發於不容已者動之歸到末二句以厚爲道言其親

狐狸 狐善擬狸善 此又略其遺辭專以良心之發於不容已者動之歸到末二句以厚爲道言其親 親死則舉而葬之於他日過之 他日是親親之後過之 狐狸似

親掩之誠是也 誠者作孝仁人之掩親孝仁人重者 亦必有道矣 道是厚

必有三字正見厚孝之道 是而薄之爲非愛無差等 之謬又自有玉面 牛屠狸尾 又 惘然節首

惘然節首 惘然如人在迷途忽經熟 破倉皇張望失其所據之 意亦爲其本心有戚戚萌 動處也爲問方言有昏聩 初醒稍定始能言之隨命

陳代章言 此章見君子守己之義首 節陳代欲盡子枉已不可 下孟云詳言已不可

陳代目不見護不見見 寒小然小是皆 今見之見是風已往 大見大用以 小則以 窮是成備業 是目枉而事 道是相多意 善奇爲

四書補註

者其各不一 必有三字正見厚孝之道 是而薄之爲非愛無差等 之謬又自有玉面 牛屠狸尾 又 惘然節首

卷二

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謂 一以之理言也蓋上古之世法制未備嘗有不葬其親 道而不以禮爲貴矣 謂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山水所趨之鄉至于他日過之 則見夫狐狸羣而食之 蠅蚋姑聚而嘯之 于是其親血淋漓而出但狐鼠而不忍正視 天泚也非爲他人見之而有此泚也乃其哀痛迫切之極由中心而達于面目無所 爲而然者也于是歸取糞裡反土而掩之後世聖理之禮從茲起矣夫此掩其親者 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之所以掩其親者亦必有道而不以備爲貴矣蓋惟其本心 之自有合焉顧乃藏于冥無差等之空棺之可哉 徐子以爲子以爲以下至 亦必有其專然然則命之矣 命猶教也蓋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 道之言 專然然則命之矣 命猶教也蓋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 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蓋謂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即曰吾蓋道之非 之言非也 又聞夫泚見解也 謂備道之正備然目失爲閉日始吾多子墨氏而 不知其非也 夫此親親與從厚天子固已教我矣 無二本悲親親與從厚天子固已教我矣

陳代目不見護

不見見 寒小然小是皆 今見之見是風已往 大見大用以 小則以 窮是成備業 是目枉而事 道是相多意 善奇爲

虞人  
左傳云齊侯  
出於沛招虞  
而以不至以  
公使執之解  
曰臣不見進  
冠故不敢進  
乃舍之仲尼  
曰守道不如  
守官君子避  
之

言即有利亦羞為以守言  
且子二句言柱道者必不  
得利以理言  
陳代節旨  
小然以僅儻自守言今一  
見內便有不待招意一見  
出於沛招虞而不至以罰

是以代言之宜若小然今但一柱而見之大則輔其君以王小則輔其君以朝所  
屈者小而所伸者大如此且志曰柱尺而直尋去風日一見所謂柱尺也以王  
以罰所謂直尋也以志之言而審事之理言若可為也天子何拘拘于小節哉  
在薄志士是有  
重不愛其元勇士是輕  
孔字突取焉突取虞人只  
取非其招

不往也非其招指旌不往  
是守虞人之分  
如不待招而往何哉此句就君子說往是往見田獵  
入守苑圃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守死無懼操虞人  
溝壑而不畏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棄人  
之言大夫入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謂孟子曰君子之不見諸  
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信侯者以義之不可枉耳  
有名者齊景公田獵因招守苑圃之虞人以大夫之旌虞人守死不至景公將殺之孔  
子笑之曰志士固窮不忘在溝壑勇士輕生不忘喪其元虞人可謂志士乎矣夫  
小吏尚且不往况不待諸侯之招而往見其如屈已何故君子義不出虞人下矣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利指圖也以利則枉尋直尺是伸少直而  
亦可為直若以為相應則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  
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難任多節抄而

四書補註傳旨

趙簡子

破世情語如以利以下是  
反語口氣君子論義不論  
利若既不論直枉亦將不  
論奪尺難道便枉奪直尺  
亦可為不成

趙簡子  
簡子名軋一  
名孫安子  
也周舍事簡  
子能直諫舍  
卒三年簡子  
泣曰百羊之  
皮不如一狐  
之腋家人之  
唯唯不知周  
舍之諤諤舍  
亡我未嘗聞  
欲自見其長  
以明其法家  
謂之魏文王  
自非面語吾  
子纓於晉山  
之陽攜盾而  
為之四何正  
見不可意萬  
歎曰吾有食  
飲之來不嘗  
當中在射者  
殺之馬數千  
左右顧盼而  
射之矣自  
當頭者能射  
左右皆不能  
自欲以獵獸  
射故舍正法  
驅車左右以

此節提出一利字正景勸  
有利亦將為之邪聞夫君子之不見諸侯者以義言也而利非所計矣且夫所謂枉  
甚言其不可也信尺而直尋者不顧道義而急于功效不過以利害也如以計利  
為心則惟利是圖不但枉尺直尋而後為之則枉尋直尺盡喪其  
所守之節而可以小得富貴之利亦將為之與吾知其必不可矣  
莫若簡子使  
王與嬖妾終日而不獲禽終日不自朝至反命命簡子天下之賊王  
也賤工是  
以省其良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上卷

三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良工是稱良言請復之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不獲一反看嬖妾反

也吾恐相善迎之乃獲也引語要見射  
賢以猶吾也 副相成發矣不能意詳掌  
王良 乘之命正以守馳驅之範

二作動履字 御賢節旨  
無袖也簡子御者四句對照上節說差  
之御也簡子字直書且字對照君子若  
禦如師既輕丘陵踏影杖尺直尋轉為  
簡子自於其也三字直揚他宜若可為  
功良亦於曰謂氣稟然如枉道何決君  
我兩判將絕子不以能差說詞何也應  
吾能上之義 前何哉是說詞何其可  
御之上也 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柱

已即是枉道末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巴直尋直字以  
伸直人直字以此言

御賢節旨  
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輕其去就是行矣孟雖在春  
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不恤其羈夫王良侍 御者且  
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言雖比于人奚不可者  
且若與射者詭道以阿比推其差比之心使比而得禽數雖若丘陵之多非為也况  
君子道自高如枉道而從彼諸侯何也不亦御者之不如乎且子枉尺直等之言  
過矣蓋直道而已能直人理之常也若枉己者先失其濟時之具末有能  
直人而成其王霸之業者也此吾等不往見之義奈何以小節圖之哉

御賢節旨  
便足遊說諸侯以翻國遊說之士 景誠大夫說大夫夫自 怒而諸侯懼一





月日名焉令

後車三旬指孟子不以

男耕女織是仍執言正志稱在外

衣食是功 斫匠輪輿 吾功子尚在下宜渾

以利用臣人 只引起於此有入焉一限

營宮室以安 於此指幾同邪說構議之

匠輪輿人作車 時人即繼往開來之人是

以作車輿以 蓋了自偶入孝四句指出

利哉有三記 功之有功處士自其孝

破人有二記 勝即有與斯世正明孝時

為節篇一為 之意宜先王之遺孝時其

飲器一為後 大端也通井田孝校乘禮

匠人有三記 封建一切在內守先與待

建一宮一營 後無兩層玩以字可見守

一為溝輪輸 守着力在閑利衛正上說

人有三一為 此正當時不足處故士以

**四聖補註備旨**

轉一為蓋輿 有餘物之乃通易之最大

人為車 者了何尊二句怪而語之

死 仁義二字總括上孝悌守

古史云夏昆 待重

曹氏作死焉 梓匠節旨

宋王假 子何以其志三句指定君

史記宋世家 子說且子二句又就平日

偃立翁君立 泛論以詰他崇引云更初

一年即立為 謂土無事而食不可是主

王更取齊取 於食有功處復却逃之於食

歐故南敗楚 志此所以終見被於孟子

取地三百里 之言也

西取魏魯乃 毀瓦節旨

與齊魏為敵 毀瓦節旨非謂以此志求

而盛而以革 食言及書禮者之志則

擊意而射之 在於火食則將何以慮之

合日射天津 蓋其其辭以見志之不可

於酒婦人聚 何也然則句頂字承上

在於諸君射 於他上面食志句未微傳

之於是諸臣 食非志意

片日禁宋末 節旨

說言士傳食而無一事有功其言不以強為恭謂今之士更曰否非以強為恭

於於候也不可即上泰子意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信也但以士於人回無

所事事而莫然食人之食也。曰士通功事易處正足通以義種不定則農有

不可也吾所以疑其發泰也。曰士通功事易處正足通以義種不定則農有

餘粟女有餘布。曰士通功事易處正足通以義種不定則農有

此指與端構議之時 入則孝出則悌孝悌即仁守是禮節意道以待後

有人見孟子自負 義之寔 守是禮節意道以待後

之者 孝是孝而不得食於上見之 子何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哉尊即

意即不通功易事謂通入之功而交易其事業餘也其餘言無所則孟子曰子

得食意 習易而積於無用也梓匠人木工也輪輿人車工也謂土無事

而不可食不知其人有功也試以農工之事觀之使子不通入之功而交易其事以

之之美 餘補物之不足如是則農夫有餘粟女子亦有餘布而皆積于無用端構爭

可乎子如通之則木工之梓匠莫大工之輪輿皆得以其事而食于子何尊梓匠輪輿之人而

親以善仁出則悌于長以盡孝先王仁義之道以待後世之孝者此其繼往開來

之功非梓匠輪輿者比矣乃反以為無功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輪輿之人而

輕為仁義之士者哉夫以待子者同于待工猶失其輕重。曰梓匠輪輿其將以

之宜况志于此而尊于彼豈不知子何所見而云然也。曰梓匠輪輿其將以

求食也 志以初而尊于彼豈不知子何所見而云然也。曰梓匠輪輿其將以

其毒爲糾所  
爲不可不誅  
皆齊伐宋王  
限四十七年  
湯武行王政  
只在弔民取  
齊將王與魏  
殘而皆無敵  
於天下末節  
言宋不能行  
王政主意在  
復遂滅宋王  
三分其地

宋王優欲削平禍亂混一  
區字似亦是王政中事萬  
童疑焉而舉以爲明  
湯居節旨

引湯大意事誅君甲民見  
湯之能行王政處此節只  
在裁執職即  
履故過爲下文行師張本  
湯所都也○  
自湯居亳至在爲之耕言  
湯之於湯極力推命肆虐  
也高之無道豈止不祀一  
無節  
太甲篇云先  
王子惠固第  
於湯亦豈止裝重了一端

民服厥命而後重子乃其甚者  
有不悅並其  
爲其節旨  
此節且就湯伯一事說四  
海之內皆曰非湯天下者  
來無節  
東征

武城篇云恭  
天庾命辟子  
東征殲厥土  
女惟其士友  
能服于黃綈  
我周王天休  
震動相我  
大邑周  
節  
三祀圖云  
引武王大意事教民取殘  
見武王之能行王政處有  
依二句迴東征之由匪厥  
句狀民情之婉約我何是  
於能者盡天

此章擊言王政之無敵如之何惡其小  
孝子自湯居亳是爲鄰國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  
何爲不祀無以爲犧牲也此是托詞湯使遺年羊饋意  
湯使家人問曰何爲不祀無以爲供養也此亦見湯使  
家人饋食所以  
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之  
是預爲飲者  
不殺者殺  
之有享子以黍肉餽殺而奪書曰葛伯仇仇此之謂也  
此指殺童子且葛國名伯  
不祀亦饋也書南書仲他之語也仇仇言與餽者爲仇也  
是也以湯之書言之湯宋之先祖也湯居亳與葛國爲鄰  
葛伯仇仇言與餽者爲仇也  
湯使家人問之曰祀大典也何爲不祀葛伯托言曰祭必備物無以供犧牲也湯  
欲其祭乃使人遺之牛羊以供其犧牲之用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  
犧牲備享又何爲不祀葛伯託言曰祭必黍稷無以供養也湯使家人問之曰  
之耕以爲黍稷之需又使奪之老弱者饋食以食耕者是湯之子葛由書其睦鄰之  
道矣夫何爲不祀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之謂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  
非以天下爲富聞夫葛伯無道至殺童子使食湯爲其殺是童子而舉兵征之四海  
而欲得之也  
言之內皆曰湯之征葛非以天下爲富而征之也爲匹夫匹婦復其  
無非被殺之讐也夫  
湯始征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十一征如夏朝昆  
東  
下莫不說湯之心矣  
吾之屬葛亦在內  
若  
曰爲我後我書詞截止此民之望之指若  
一諒其心之無他也  
湯始征節旨

此與多謀章詞同而意少  
與彼重爲政於天下此重  
望以爲君各有所指也不  
言天下信之者以上文皆  
曰二句民心已盡書下民  
湯始征之至我民皆書下民  
前篇見饋餉商書仲他之語又云成湯始興兵以征伐無道之國乃自南始征此北狄  
怨之怨之者皆曰奚爲後我觀書所言可見湯師未至民之望之惟恐其弗至若大  
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  
六句是湯師既至而民悅  
之深又引書証民之大悅  
有飲節旨

引武王大意事教民取殘  
見武王之能行王政處有  
依二句迴東征之由匪厥  
句狀民情之婉約我何是  
於能者盡天

引武王大意事教民取殘  
見武王之能行王政處有  
依二句迴東征之由匪厥  
句狀民情之婉約我何是  
於能者盡天

引武王大意事教民取殘  
見武王之能行王政處有  
依二句迴東征之由匪厥  
句狀民情之婉約我何是  
於能者盡天

非以天下爲富聞夫葛伯無道至殺童子使食湯爲其殺是童子而舉兵征之四海  
而欲得之也  
言之內皆曰湯之征葛非以天下爲富而征之也爲匹夫匹婦復其  
無非被殺之讐也夫  
湯始征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十一征如夏朝昆  
東  
下莫不說湯之心矣  
吾之屬葛亦在內  
若  
曰爲我後我書詞截止此民之望之指若  
一諒其心之無他也  
湯始征節旨

此與多謀章詞同而意少  
與彼重爲政於天下此重  
望以爲君各有所指也不  
言天下信之者以上文皆  
曰二句民心已盡書下民  
湯始征之至我民皆書下民  
前篇見饋餉商書仲他之語又云成湯始興兵以征伐無道之國乃自南始征此北狄  
怨之怨之者皆曰奚爲後我觀書所言可見湯師未至民之望之惟恐其弗至若大  
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  
六句是湯師既至而民悅  
之深又引書証民之大悅  
有飲節旨

引武王大意事教民取殘  
見武王之能行王政處有  
依二句迴東征之由匪厥  
句狀民情之婉約我何是  
於能者盡天

上卷二

引武王大意事教民取殘  
見武王之能行王政處有  
依二句迴東征之由匪厥  
句狀民情之婉約我何是  
於能者盡天

謂之文地諸事也以上皆謂不勞臣之黃武王能如奄與五十國之類紹何

引書又取陳外無他事也

此節歸結通章行句是直斥之詞荷章王政承不行王政作轉請亦即指宋

此章見人臣正君當屬進善類意上節設喻以起下文下節乃正言之須相形

首句虛提起正點點他薦居州意說來說個欲王戴之善便見王未必即善說

戴木勝 個子欲王之善便見王所不勝宋戴公諸臣亦欲王之善下將

之後以謹為善語借喻吾語平正喻善氏時宋工假楚語借喻不善要意全

謂善居州日語之區照眾王說即所謂陳善則惟長功卓實無非善士也教

善士為能之年見善類多而瀕肯久久子善士也謂其在多內若只一善居州

不能善王戴且不能多矣是問其久求居州曰子不齊不得舍下誰與為善求

聞之善猶善楚不得舍下誰與為不善也臣猶染也

染於雷則青子謂善居州二句應上節

水火之中水火喻虐政虐民 其殘而已矣 取是欲陳則皮刷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

大邑周滿朝書所言之武王東征一舉而之君子則寔玄黃之幣也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

斯民陷民于水火矣矣而武王能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已矣

太誓我武惟揚武成武也 傷于疆疆

傷于疆疆 傷于疆疆 傷于疆疆 傷于疆疆

樂奏黃則黃  
今曰沙在泥  
言其非也在王所二股是  
將祭而聖祭  
泛論其理未一向方善感  
不勝身上一字獨字如土  
子其奈何哉  
二齊衆楚相離如宋王何  
見孤忠可危然王之善爲  
徒然也有愧悔之意有激  
勵之意

不見節旨  
此章明不見諸侯之義古  
者不爲臣不見一何是主  
下三節懸引古者之事之  
言以証之總註雖分限泄  
是過孔子是中曾子子路  
所說是不及然上下文勢  
定一氣相承耳

不見節旨  
丑見戰國之士趙庭而謂  
心亦鄙之故問不見諸侯  
之義孟子之答蓋屢見侯  
古之人輕常貴古之人尚  
廉樞固如此也古者正對

不見節旨  
此引民泄未爲臣而守義  
居西河之上之版也已甚何勿太貶二  
魏文侯師之  
子言必遇知是之君則不  
因知段干木見方爲已甚若不迫斷不  
之賢猶其虛見也斯可以見輕節  
必式且曰干

不見節旨  
此引孔子之不爲已甚而  
木光乎德蓋  
此引孔子之不爲已甚而  
木光乎德蓋  
此引孔子之不爲已甚而  
木光乎德蓋

不見節旨  
此引孔子之不爲已甚而  
木光乎德蓋  
此引孔子之不爲已甚而  
木光乎德蓋

### 四書補註

段干木學於  
段干木學於

今人言  
今人言

### 上卷二

往見焉此旨  
往見焉此旨

重之義也  
重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辱之  
段干木踰垣而辱之

之指文候  
之指文候

泄池閉門而不內  
泄池閉門而不內

不爲臣謂未仕  
不爲臣謂未仕

公孫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不見季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臣  
不見諸侯義公孫問于孟子曰君子之進退貴不有義存焉若不見諸侯果何義  
之義也信也孟子曰古者之士必爲臣而後見君若夫不委質爲臣不屈已以

是皆甚見言所守迫斯可見矣  
是皆甚見言所守迫斯可見矣

嗚呼欲見孔子而禮無禮無禮就見賢  
嗚呼欲見孔子而禮無禮無禮就見賢

之則往拜其門  
之則往拜其門

亦必不見禮也  
亦必不見禮也

孔子來見曰而惡人以已爲無恥乃者詭孔云大夫有物以賜于士  
孔子來見曰而惡人以已爲無恥乃者詭孔云大夫有物以賜于士

得受于其家則當在拜其門時嗚呼以大夫自居于是賜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以  
得受于其家則當在拜其門時嗚呼以大夫自居于是賜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以

蒸豚蒸豚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孔子以旆旆欲其來而饋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以  
蒸豚蒸豚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孔子以旆旆欲其來而饋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以

陽言雖賜亡而饋然其饋也亦孔之先加者也孔子雖賜亡而拜然其拜也亦孔之  
陽言雖賜亡而饋然其饋也亦孔之先加者也孔子雖賜亡而拜然其拜也亦孔之

不爲臣謂未仕  
不爲臣謂未仕

不爲臣謂未仕  
不爲臣謂未仕



巢窟窟  
此節吃緊尤在一生字聖  
禮運篇有先  
手末有宮室  
交則居宮室  
夏則居相巢  
此節吃緊尤在一生字聖  
禮運篇有先  
手末有宮室  
交則居宮室  
夏則居相巢

大禹謨帝曰  
六府既修  
此節治水是主遊行六句  
總形容治水之善處巢窟  
余成成功  
惟汝賢此  
美禹之辨治  
水之災惟自  
堯舜時即引  
爲巨青也

此言禹之不得已於有爲  
也掘地二句是用功處下  
五句以成功言治水是主  
驅放云者水既注海蛇龍  
自無所居非有意驅放也

由地句概言水無不治江  
准句特舉其大而難治者  
以善安壩之慶是也二字  
分明有暗河洑而思禹功  
意險阻二句冠上言以起  
下句得平土而居玩察後  
字見當平土費許多精力方  
能至此

既沒節言  
此節通說下踏重末二句  
爲下節張本暴君代作五  
句爲一截已概夏商言之  
邪說暴行至末一截刊  
暴顯上下言必有邪說粉  
墨題上言義理然後暴行始  
宜下義理然後暴行始宜  
印書時說矣圍圉汙池  
上截所五加一多字又  
加禽獸至是比前更甚惟  
其又作所以又亂也

此言周公之不得已於有  
爲也以相武誅制頌起代  
大由治而之亂雖聖君亦  
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  
而爲者况乎言乎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夫由治而之亂雖聖君亦  
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  
而爲者况乎言乎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夫由治而之亂雖聖君亦  
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  
而爲者况乎言乎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夫由治而之亂雖聖君亦  
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  
而爲者况乎言乎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四書補註

上卷三

四

夫由治而之亂雖聖君亦  
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  
而爲者况乎言乎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曰白仰生有三口除人善驅虎豹句  
飛廉生惡 除物害天下所以大悅引  
飛廉來有力 事又明制作之功然亦只  
飛廉善走父 定上段戡亂之功之意耳  
子但以木刀 履王命臣豈牙爲可從此  
事紂武之飛 帝命之碎我後人即穆王  
紂紂戮之飛 自謂後是佑其後人即穆王  
廉後有子不 其知成王事出於正無  
勝五世孫 缺者事極其密當重承字  
父爲周禮王 文讀之頗式烈能承之而  
伯對於趙 伯政後人者皆周公相祀  
衰其後也惡 之力也

世長節言  
非死有子女 非說如造一種君父有罪  
防其五世後 的話又以弑逆爲行權者  
生非于後賜 皆有就逆乃弑暴之尤者  
羸紂封奈 辱家  
原狀如牛頭 又字應上節一治來  
似豕一角一 孔子節言  
在額上一在 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  
鼻上○象長 者也恨字是作春秋蔡起  
鼻牙南越之 註謂仲尼作春秋以寓王

### 四書補註節

春秋  
存疑云春秋 明是非之公而王去自寓  
如何見得是 焉耳蓋東周之天子雖僅  
天子之事如 成守府而春秋中之天子  
天至下勞而 固赫然昭昭是孔子以春  
侯則削而不 秋存其事故曰天子之事  
書者侯以臣 其不知者以其心罪我者  
召君則書大 者小人也註謂無其位而  
王狩於河陽 託商而之權乃就罪我者  
皆所以存君 言非孔子本如此也  
臣之分也可 聖王節言  
見其禮典也 分兩截看是爲歇也以上  
名卑卑贈 斥楊墨上教之非公明儀  
以誠前法書 至末著楊墨貽害之大以  
禮綸選女以 處土橫逆原爲楊墨一  
定栗當所以 句通下原橫逆之由楊墨  
成大夫之祀 者爲天下言橫逆之厲不  
可見其庸禮 歸一句言率從之多無父  
也及陵之節 無君是斷案據目前言引  
書次書栗盟 公明之亡言緊喚率歛食人

民者也書周書君之子之爲天下也則明也蓋誠也雖然不終于亂也周公因紂之亂  
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故開也故壞也此一治也因而輔相武王以誅紂且伐奄回  
之助紂爲虐者三年乃得奄國之名而誅之又驅紂之倭臣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  
其紂當周民之國五十而人善清矣驅虎豹屨象之害人言而遠去之而物善消矣  
由是天下之人皆得遂樂生之願而大悅焉此皆周公相業之偉績武烈以顯矣  
讀我後人者君子之有而不日顯哉文王創業之讓不承哉武王大定之烈所以作  
頌文武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美此周公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下又一治也○世  
衰道微世是周室東遷之後衰是治不振

子弑其君有之 下殺也此周室東遷之圖天周至平王東遷之後世衰而治不  
而作至于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蓋人倫已斃天○孔子懼乎亂來  
性已殘其爲害也又甚于前矣此氣化表人事失又一亂也○孔子懼乎亂來  
作春秋春秋魯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昭註敦典庸庸  
諒其憂生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昭註敦典庸庸  
世之心非我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昭註敦典庸庸

### 上卷二

史之書也加筆削之新法而作春秋也春秋也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討其大要皆  
天子之舊也惟春秋爲天子之事則理雖公而迹似專矣是故孔子曰知我者謂我  
此書之作爲後世存主之法其惟春秋乎非我者謂我此書之作以匹夫託天下  
之權其惟春秋乎夫孔子作春秋以警人心垂萬世知此以人事統而變化而天  
下亦一○聖王不作 聖王精爽矣 諸侯放恣 放恣是放恣縱  
治也 聖王不作 聖王精爽矣 諸侯放恣 放恣是放恣縱  
爲黑 楊墨習之言爲天下之言盈滿也 天下之言不歸則歸墨之言橫也  
民爲我無君也豈民甚竟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城絕論公明儀曰凡有  
肥肉旣有肥馬有饑色野有饑民此禽獸而食人也重率歛食是欺  
息道指爲我兼愛孔子之道不著不昌明是邪說認民同意 夫仁義  
不不思是無止息子之道不著不昌明是邪說認民同意 夫仁義  
充是充滿 仁義塞則聖賢食人 聖賢食人是借意指攝攝  
聖賢食人是借意指攝攝 聖賢食人是借意指攝攝  
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  
無父無父無君也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皆無父無君由孔子而  
說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由孔子而  
以陷于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歛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一亂也信來至于今  
聖王不作于上則主持世道者無其人政諸侯無所忌憚而放恣虐士張橫議以  
滅人楊朱墨翟乃橫議之尤者其言盈滿于天下平允之言仁義者不歸于楊則歸

子弑其君有之 下殺也此周室東遷之圖天周至平王東遷之後世衰而治不  
而作至于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蓋人倫已斃天○孔子懼乎亂來  
性已殘其爲害也又甚于前矣此氣化表人事失又一亂也○孔子懼乎亂來  
作春秋春秋魯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昭註敦典庸庸  
諒其憂生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昭註敦典庸庸  
世之心非我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昭註敦典庸庸

史之書也加筆削之新法而作春秋也春秋也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討其大要皆  
天子之舊也惟春秋爲天子之事則理雖公而迹似專矣是故孔子曰知我者謂我  
此書之作爲後世存主之法其惟春秋乎非我者謂我此書之作以匹夫託天下  
之權其惟春秋乎夫孔子作春秋以警人心垂萬世知此以人事統而變化而天  
下亦一○聖王不作 聖王精爽矣 諸侯放恣 放恣是放恣縱  
治也 聖王不作 聖王精爽矣 諸侯放恣 放恣是放恣縱  
爲黑 楊墨習之言爲天下之言盈滿也 天下之言不歸則歸墨之言橫也  
民爲我無君也豈民甚竟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城絕論公明儀曰凡有  
肥肉旣有肥馬有饑色野有饑民此禽獸而食人也重率歛食是欺  
息道指爲我兼愛孔子之道不著不昌明是邪說認民同意 夫仁義  
不不思是無止息子之道不著不昌明是邪說認民同意 夫仁義  
充是充滿 仁義塞則聖賢食人 聖賢食人是借意指攝攝  
聖賢食人是借意指攝攝 聖賢食人是借意指攝攝  
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  
無父無父無君也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皆無父無君由孔子而  
說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由孔子而  
以陷于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歛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一亂也信來至于今  
聖王不作于上則主持世道者無其人政諸侯無所忌憚而放恣虐士張橫議以  
滅人楊朱墨翟乃橫議之尤者其言盈滿于天下平允之言仁義者不歸于楊則歸

子弑其君有之 下殺也此周室東遷之圖天周至平王東遷之後世衰而治不  
而作至于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蓋人倫已斃天○孔子懼乎亂來  
性已殘其爲害也又甚于前矣此氣化表人事失又一亂也○孔子懼乎亂來  
作春秋春秋魯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昭註敦典庸庸  
諒其憂生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昭註敦典庸庸  
世之心非我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昭註敦典庸庸

以序其積滅起下不息不著是彼此殊  
刑之役則欲負閭不容惡處充靈仁義  
二國之師以毒得民心是仁義的住居  
美善善此是句被覆蓋占了未至獄二  
其命德也討句是詩局乃其流弊率獄  
凡善氣凡尸凡人言楊墨墨禽獸之教  
者皆是 一步說

楊宋

言為節旨

楊子名朱老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  
子弟子朱有言也慎字線素從孔字  
和亡羊道之俱老先聖指孔子開先聖  
來日何象也之道是主闕者峻其功也  
目多岐路距放俱開中事距謂望而  
既反不獲羊攻之與拒羊不同開距放  
曰突下之目三字相因距即二氏之  
岐路之中又總言不得作以成功言是  
有岐焉吾不蓋子自任諸作於其心  
知所之所以句其言邪說之不可不聞  
反也楊子楚二作字一弱於為我兼愛  
然愛容不言之言而動念一偏於為我  
者移時不笑兼愛之行而妄為朱子曰

四書補註備旨

上卷

空空

者竟日門人不動心章左政而後事是  
怪之問而不自大動而至節自此處先  
怨後心却子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者  
曰大路以多 昔者節旨  
岐亡羊宰者此總帶當墨之時六節是  
以多方喪生客位昔者二字緊對我亦  
卒非不同二字再將三聖張本一吞  
非本不一而為下承三聖張本三段各  
未異若是惟重上半截方見不得已意  
歸同反一為抑者水過迫不得泥濘夫  
無得英子楚歡墨也見近成者一成  
其門不達而不易

詩云節旨

墨翟

此以下總結墨王不作一

墨子名翟宋節是王位引詩只申楊楊  
人嘗見策墨墨之當履而已珠不容  
經者而嘆目己耳舉周公則凡聖人可  
法於查則查知

我亦節旨

所以入竟意正意前已發明此只重在  
五色亦覆五情三聖以解好辯意我亦  
入而已原五欲三字廢者皆來直豈

于是是橫議之惑人如此楊氏為人則但知吾身不復知致身之善是其有君臣民父  
兼愛則愛無等親至親無異路人是無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君臣民父  
之倫今而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也夫楊墨禽獸之教如此其為害可  
勝言哉昔公明儀嘗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以致民有餓色野有餓殍此卒然而食  
人也今楊墨為我兼愛之道不息則孔子仁以事親義以事君之道不若是折衝之  
說有以說民而充塞于仁義之道也仁義充塞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于禽獸而大  
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將相食 焉此懼此指楊墨之禍也  
子道即仁義 距楊也 放淫僻淫是放湯 邪說不得作不得作即理 作於心  
仁義 距楊也 放淫僻淫是放湯 邪說不得作不得作即理 作於心  
人說言 害其事 事是政 目於其事於其政 政是事 大綱 聖人復起不易言  
指作于其 目開而也放淫而遠之也作起也事行政大軌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  
心四句 仁義楊墨之害其目是滅而君臣父子之道類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  
曰楊墨之言其於申韓佛氏之言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殺于善墨氏兼愛疑于仁  
由申韓則廢禮見其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  
比所則廢禮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易見  
害尤甚 講先聖仁義之道楊墨之人言子聖道者也則距而絕之楊墨淫僻之  
悖子聖道者也則放而遠之使天下之人莫然知其非而邪說者不得作以說民益  
邪說之作雖倡為議定本于心術既作于其心則見之一身所止應接必不得  
其當而害于其事既作于其事則指之天下凡綱紀度廢必不得其理而害于其政  
端甚微而禍甚大此理之必然雖聖人復起亦不易言 作心管事作事害政之實矣

然則吾所以距之放之使邪說之息者正所以除其害之空然也  
以開聖道也此亦將以人事我回氣化而或者真以一治也歟  
而天下平 治周公兼愛 滅國五十內無猛獸 象之類 宵姓寧 安居 孔子  
成春秋 成則名 亂臣賊子 懼是恐為而 則止也兼并之 謂合而觀之 民生  
而不亂者而維持救正則存乎其一人昔者周公決水而天下平則天下非禹不能平  
也周公兼愛狄 驅猛獸而百姓寧則百姓不能安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則亂賊非孔子不能止也此天下之治賴 詩云狄是虺虺 豺是豸豸  
則我其敢 此何言 無交無君 言是周公所膺也 為周公所得擊則生 則生 則生  
也周書頌閔宮之詩有云戎狄是懼 則言是德則莫敢有承而當我若此言周公于  
國我狄判符之國膺聲德便使之畏成從化莫敢抗違聖人所以正夷狄之助其  
嚴如此今楊墨無父無君與戎狄無異正是周公所膺 我亦欲正人心 亦正  
者也我生斯世豈可不以撥亂為己責而膺之也乎 以承三聖者 承三聖維世之  
功 知兇邪說 距彼行放淫僻 謂以正人心事 以承三聖者 承三聖維世之  
功 知兇邪說 距彼行放淫僻 謂以正人心事 以承三聖者 承三聖維世之

好辨說不得也 楊墨在內 聖周周公孔子也蓋即說橫流壞人心術  
于洪水猛獸之災 燼于夷狄篡弒之禍 故孟子深嘆而力救之 再言豈好辨哉  
予不得已也 所以深致意焉 然非知知之君子孰能深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